



外 套

著 理 戈 果
譯 園 漱 章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外 套

民國十五年九月月初版
民國卅六年四月六版
每册定價國幣五角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章 漱 園	N. V. Gogol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43 P.) W

套

序

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在世界一般讀衆的面前，博得了「偉大的」的尊稱。普希金(A. Pushkin)和果戈理(N. V. Gogol)，便是這偉大文學的最早建築人。倘若普希金是命運的驕子，帶着葡萄葉編就的花冠，臉上現着光明的微笑，作世界一切呼聲的回應，那果戈理帶的花冠卻是荆棘織成的，他含着酸辛的眼淚，看着世間一切卑污在發笑，他是一個詠着俄羅斯民衆辛苦命運的歌人。俄國十九世紀批評家契爾壘舍夫斯基(N. Tchernyshevsky)稱他們一個爲詩藝之父，一個

爲散文之父，這話並非虛誇。的確，沒有普希金的詩，寫不出一個全民族底光明的靈魂；沒有果戈理的散文，也寫不出一個全民族底悲哀的心，他們並時產生，在實際生活的描寫上，好像是互相做着辯正。他們創作的共通點，是在能將那日常一般的生活更和文藝詩歌接近。

在他們以前雖然也就有人，像房維瑩（Vonwijn），諾維珂夫（Novikov）等向這方面努力，但總沒有他們一般的這樣登峯造極的完成。

果戈理一生受普希金影響最大，然而在文學上，他卻走的是自己的獨立的道路。到了果戈理，代替俄羅斯感傷派的寫實主義纔有了真正的基礎。他將那民間的無意義的生活，官場的黑暗的情形，一句話，俄羅斯從未顯現過的真面目，幾乎沒遮掩地呈獻在俄羅斯全民衆

之前，使他們，同時代的兄弟們，見到了這些，起所謂精神上意識着的悔悟，糾正，更新。他的每篇著作，都充滿了滑稽和諷刺底的意味。舊地主的主人公，普黑麗亞和阿凡那息，老夫老妻，從來沒有夢想過什麼，每日只顧慮着廚房，柴屋等等；普黑麗亞臨死還替丈夫擔憂，倘若自己死了，這個老頭兒將要怎麼過活？戲劇巡按，也正是一樣的可笑，——雖然他所描寫的是另一種荒僻小縣貪財的縣長等聽見偽巡按快要到來時駭得慌忙失錯的情形。其餘各篇，也都同樣滑稽動人。

據安迦爾特說：「果戈理的滑稽有一己的特性：這是純俄羅斯的滑稽，坦然靜穩的，在這裏面作者好像裝成傻子似的。他永是一致

的，即在他所迷愛而寫的事物情況裏，從不改變自家態度。無偏是他的偶像。」這是真的。然而果戈理，有如俄羅斯一般偉大的作家一樣，或者這是偉大的斯拉夫民族性，他從不曾冷然地將他所描寫的人物，單獨置在一類難為情的境界裏。外套的主人公，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在說着「莫動我！你爲什麼欺侮我？」的言語中，卻響動着異樣的音調：「我是你的兄弟。」從這里我們正可以看出作者創造的真正態度來。

還有：小說，喜劇中的滑稽，在文學上是有一種特殊價值的。笑是一種強的力：牠能使那在世上不怕一切的人，對牠不能不生出畏懼心來。有了牠，那種卑污不自覺的人，可以起生活上的懷疑，反顧一

顧自己，看見別人的污點可笑，也正能憶到自己的缺憾未必不招人鄙夷。果戈理是先明白了這一層，然後更努力從事於創作的。他是社會缺陷的良醫。他說：「在冷笑的深裏可以尋出永久熱愛底火花，在上常常流出深沈的心淚的人，他大概比一切人更愛發笑。」的確，果戈理是笑盡了同時代的人，然而他同時也愁苦於人們道德的淪亡，——有誰能說他不替同時代的人更嘗到了生活的酸辛而希冀着大眾走上了更新的路呢？

他一生最大的傑作是死魂靈，前後歷有十七年之久，終於尙未完成。他想在三部死魂靈中，劃出三個俄羅斯來，有如但丁(Dante)的神曲：地獄，淨土，天堂。一幅死的王國底陰森可怕的畫圖，第一部

死魂靈完成了；第二部，在他死前不久，爲一己的內心懊惱，深夜時候，喚醒小兒，回到書齋，卻將那即待付印的謄清稿本燒去了，現在祇剩一些殘篇；第三部當然是更談不到了。他想寫出快樂的，健全的，一些純潔無疵的「活的靈魂」，顯現給現時過着愁苦的，病態的，陰森到萬分的生活的兄弟們（也就是第一部死魂靈中人物），然而卻寫不出，——這雖說爲他不曾稟賦這種天才，可是數百年來農奴制度形成的十九世紀俄羅斯背景，卻至少也是主要原因。

不過果戈理在俄羅斯文學中，也並不如一般人所設想的「包羅一切」的偉大。他的意義，只在完成了文學運動底「舊時代」（指四十年代以前而言）。俄羅斯十九世紀初期前後的文學，是傾向兩種目的

的：一是想將言語和形式冶鍊得靈活，適用；一是想將以前虛空玄妙的描寫移到實際，在這兩方面，果氏都遺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俄國的名作者，如著家庭瑣聞的亞克撒珂夫（S. Aksakov）寫罪與罰的陀思妥夫斯基（F. Dostoyevsky），都受他很深的影響，正是顯明的例。「含淚的笑」底這種精神，也祇有在這種言語和形式的運用裏，纔能表現的活躍，動人，澈底。然而在這後面所缺乏的，便是俄羅斯四十年代（1841—1850）以後所特有的那種「社會理想」。有了這種東西，俄羅斯的文學，在煩悶苦惱着的歐羅巴，纔放出異樣光芒而博得大眾的歡迎。他和普希金，列爾孟託夫（M. Y. Lermontov），曾以獨到的筆鋒，犀利的天才，使西歐的讀衆驚奇，歎賞，然而卻不能如都介涅

夫(I. S. Turgenev)，托爾斯泰(L. N. Tolstoy)，陀思妥夫斯基，好像時代思想的前驅一般，受得全世界的人傾倒，膜拜。——這原因正由於果氏智識修養之不足。

我現在譯出的這篇外套，其價值正也如我上文所說。不過在他短篇作品之中，這一篇在心理方面描寫得要算更複雜，更緊湊，更有力些，讀後給人印象也更深刻。主人公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知識簡陋極了，一生除抄寫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也惟抄寫他纔能幹得；上司想提升他的官，叫他做一點別的事，他卻流了一頭汗，終於說道：「不行，不如給我膽抄一些什麼倒強些。」從此他便永遠抄寫。制服破爛得裁縫都不能補了，沒法，只好將飲食上最低的必需費減省，忍飢挨

餓過三個月，積剩下的錢和節賞湊合在一起，製了一件新外套，然而外套穿不到幾天，夜間行經廣場卻被人剝去了，依好心人的勸告，想尋出失去的衣服，便去會一位闊老，可是闊老的一頓責罵，加以彼得堡的壞天氣，竟將我們可憐的書記送進墳墓中去了。在每個讀者，讀到此處，當以為可以結束了，然而世人好像報答阿加克從不為人所注意的一生一樣，竟哄動了全城：到處爭着傳說有一個死官吏夜間在外面剝外套。呵，呵，這是如何陰森的一幕空幻的悲劇啊！我們讀後雖然也發笑，然而在這笑了之後，豈不即時就感到一個人一生內悲苦的命运運麼？並且這種惡運似乎也正在照臨着現世界的人們。

明顯地受外套影響的，是陀思妥夫斯基的窮人。倘若將外套的主

人公阿加克和窮人的主人公馬加爾在一處相比較，他們雖然同是安於一己的生活，然而在精神的關係上，阿加克卻顯見得低微的多了。他的一生思想，幾乎出不了暖外套；馬加爾是一個覺出「自我」存在的人，不但如此，他還能在極貧苦的狀態裏，助和他一樣苦的姑娘，犧牲求愛，他具了偉大的精神和人性的本能，這在阿加克是沒有的。然而這也許由於兩個作者年齡不同而寫出各異的人物來罷？果氏寫成外套，已在生活的晚期，人物自然更顯得悽慘，陀氏寫成窮人，是他著作的生涯初開始，而且他也只有二十四歲，不然，那就很難說，因為這兩篇東西都是四十年代的作品：外套寫於一八四〇，窮人成於一八四五，前後相差約只五年，我想時代的關係當然是未必很

大的罷。

本書承霽野和Polevoy先生許多幫助，這是應該感謝的。

本篇參考的書：

- 一 撒沃得尼克：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史略（一九一一年，莫斯科出版）；
- 二 司卡彼契夫斯基：最新俄國文學史（一九〇六年，彼得堡出版）；
- 三 安迦爾特：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第一卷（一九一三年，彼得堡出版）；
- 四 黎沃夫洛加契夫斯基：最新俄國文學史略（一九二五年，列寧堡出版）。

一九二六，七，十，素園寫於北京，

外套

在司裏……但是不如不說在什麼司裏爲好。沒有比各種司呀，團呀，辦公處呀，一句話，各種的辦事機關更愛動怒的了。現在每個私人都認侮辱自己就是侮辱全體。有些人說，最近不多時，有個縣令遞了一張呈子，我記不清，他是那一城的，在這呈子裏，他明白稟說國家律令淪亡，他的聖名無用；爲證明這事，他隨着呈子附上一大本傳奇，每隔十頁，縣令就要出現，有些地方甚至於完全顯出昏樣。

那麼，爲避免一切不快起見，現在所要說的司，不如就稱之爲某。

一司好了。那麼，在某一司裏有一個官服務——官不能說是很了不得的：身體矮小，臉有些麻，頭髮微紅，兩眼看來甚至有些眯睜，額頭上光了一小塊，兩頰有皺紋，臉上有那種被人呼爲痔癩的顏色……有什麼辦法呢！彼得堡氣候的過錯。至於關於品位（因爲在我們這裡是要得首先表明品位的），他是那一般人所謂的永久九品官，大家都明白，有些著作家，以攻擊那些不能還咬的人的可嘉的慣例，對於他們業已盡量地奚落打趣了。

他姓巴什瑪金，這個名字顯然是來自「巴什瑪克」（意即輕皮鞋）；但是在什麼時候，是那一點鐘，怎樣來自「巴什瑪克」，這層是一點也不清楚。父親，祖父，甚至內兄弟，以及所有姓巴什瑪金的全穿長皮

靴，一年不過換兩三次前掌。他的名字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也許讀者覺得牠有些奇怪，以爲是故意捏造的；但是能够使你相信，這並非捏造，卻自然而然地遇到了這樣情況，給他另一個名字無論如何也不行，並且這件事發生正是這樣。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是生在傍晚，倘若只要記性沒變更，是在三月二十三日。去世的母親，官太太，一位很好的婦人，把應該準備的全辦妥了替孩子施洗禮。那時她還躺在向門的牀上，右手站着教父，高貴的人，在元老院充當書記長，伊萬伊萬諾維奇耶羅什金，和教母阿林那色綿諾夫那柏婁卜留什珂瓦，巡官的太太，具有少有的德性的婦人。他們將三個名字擺在產婦面前，讓她隨意選一個：毛克雅，索習

亞，或者小孩就叫殉教者郝達繁特的名字。「不行，」產婦想了：「都是這樣的名字。」爲想使她稱心，他們將曆書翻到別的地方——又出來三個名字：特里費力，杜拉和瓦拉罕西。「噢，這懲罰！」老婦人說了：「都是什麼名字！我實在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要是瓦拉達特或瓦盧赫倒也罷了，他卻是特里費力和瓦拉罕西。」他們翻到另一頁，出來了巴烏西、迦黑和瓦赫基西。「呵，我明白了，」老婦人說道：「顯然是命該如此。既然這樣，不如將來就隨着他父親的名字叫罷。父親叫阿加克，兒子也就是阿加克好了。」這樣就發生了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他們施洗孩子，他因此哭了，並且做出這樣的苦臉，好像已經預感到他將是九品官似的。你看，一切便是這樣發生出來

的。

我們提到這，是因爲想使讀者自己能夠看見，這回事的發生純粹是不得已，無論怎樣不能替他另起一個名字。在什麼時候，是那一點鐘，他進到司裏，誰個委任他的，這層任何人也不能想起來。司長以及各種長官無論換了多少，大家看他老是在那一個地方，情形如舊，職務依然，仍舊當書記官，於是大家便確信了，顯然他生就是預備穿制服，光着頂的。司裏對他不曾表示任何敬意。看大門的不僅是不從位子上立起來，當他出入的時候，並連瞧他一眼也不瞧，好像從會客廳飛過一個尋常的蒼蠅似的。長官對他總有些威嚴冷酷的樣子。一位什麼副書記長也簡直將紙往他鼻下一扔，甚至不說：「你抄，」或

者：「呵，這是一件有趣的小事，」或者別的中聽的話，如在文明差使裏所通用的。他也僅僅瞅一瞅紙，拏將過來，不看是誰交給他，有沒有這種權柄；他便拏將過來，盡心竭力地去寫。

年青的官吏們，盡其公事房的小聰明嘲笑奚落他，當他面就述說各種編造關於他的事實；關於他的女房東，七十歲的老奶奶，說她打他，大家問他們什麼時候結婚，向他頭上亂撒些碎紙，說這是雪。但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對這一句話也不回答，好像就沒有人在他面前一樣。於他工作甚至於並沒有影響：在所有這些攪擾中，他在文書裏不出一個錯。不過要是鬧出太受不了的玩藝，當打亂他的工作，掣他的肘的時候，他開口說道：「莫動我！你爲什麼欺侮我？」並且在他發

出的言語和腔調裏，好像有什麼奇異的東西似的。在牠裏面有一種動人憐憫的意味，至使一位初服務的青年，照別人一樣，任自己嘲弄他的，忽然楞住了，從那時起好像一切在他眼前轉換，現在另一個形狀裏面。一種不自然的力將他和那些他原先認爲明白知理而交結的同事們一下離開了。是後很久，在極歡快的時候，他的腦中卻浮現了一位身材矮小，光着頂，說着刺人肺腑的話「莫動我！你爲什麼欺侮我？」的官吏。並且在這些刺人肺腑的話裏響動着別的言語：「我是你的兄弟。」於是可憐的青年將一隻手遮掩了自己，而且此後他在自己的一生裏打了多少次戰抖，當他窺見在人裏有許多非人的東西，在溫文爾雅的文明裏藏伏着有許多野蠻的粗鄙，唉！甚至在那被世上認爲高尚

可敬的人裏也有……

未必能夠在那里找到有這樣生活在自己職守中的人。說他熱誠地工作還不够，不，他倒愛服務。那里，在這抄寫中，他看見彷彿有一種自己底異樣和舒暢的世界。享樂的神情現在他的臉上；有幾個字母是他心愛的，倘若遇到了這些，那他簡直樂得忘形：又是笑，又是眨眼，又是動起嘴唇，因此似乎在他的臉上可以讀出他的筆下所運行的每個字母。倘若依他的熱心給他報酬，那他自己要大加驚奇，也許可以弄到了五品官；但是好像他的同事們，薄嘴人，所說，他卻掙得了袴帶牌掛在扣子上，一腰麻疙瘡。

不過也不能說對他全沒有一點注意。有一位司長，因為是好人，

爲他服務這麼久，想重賞他一下，於是叫人給他比普通抄寫重要些的一點事情做：就是已經預備妥的事件令他動下手交到別的衙門；不過換一換頭銜，和把有些動詞從第一人稱改爲第三人稱。這倒給了他這樣的勞作，他汗流的了不得，拭了額頭，終於說道：「不行，不如給我抄寫一些什麼倒強些。」從那時候起，便使他永遠抄寫。

除抄寫以外，對於他似乎什麼事也沒有了。他決不會想到自己的服裝：他的制服不是綠的，倒彷彿是紅隱隱的顏色。領子窄矮的很，所以他的頸頸雖然不長，從領子裏伸出來，卻倒覺得也不短，就好像有些「俄國的洋人」●頭上頂着的許多亂擺頭的小石膏貓的頸子一樣。

●有許多俄國人賣小玩藝時，自呼爲外國人，以圖多售，故譯此名。

老是有什麼東西向他的制服上黏來：碎草片，或是線頭子；他更有特別的花樣，就是當別人正從窗戶裏扔出髒東西的時候，他趕忙順着窗下街上走，因此在他的帽子上常是帶些西瓜和甜瓜皮塊以及類此的東西。他一生從來沒有注意到每日街上所發生的事情，這事情，大家知道，是他的年青同事官吏，靈活眼光達到那樣銳利的，所常注意到的，甚至於瞧得見誰在偏街的那一面散下絆腳帶，——這常使他的臉上顯出惡意的微笑。但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倘若也見到了那些，那他在一切之中只見到自己的筆畫勻整乾淨的字行；並且恐怕僅祇在忽然不知從那里冒出一個馬臉來，進了他的肩胛，兩個鼻孔對着他的面頰放出一股大氣的時候，他也許纔會看見他不是在字行之間，他快到了

街心了。

剛一到家，他便靠着桌旁坐下，連忙唸啦自己的菜湯，喫了一塊小牛肉和葱，決不留心牠的味道，便將這一切和着蒼蠅以及所有那時不問落入的什麼東西一齊喫掉了。覺到肚子鼓起來了，便從桌旁站起，將藍墨水盒子掏出，於是便抄寫帶到家裏來的公文。倘使沒有這些事，那他爲着自己的快活，便故意替自己抄個底，尤其是倘若這公文不是爲着風格華麗而出色，卻爲着是致什麼新的或闊的人物的姓名住址。

甚至當彼得堡的灰色的天空完全隱沒了，所有的官吏們都依所領的薪水和一己的嗜好儘量喫過了的時候；當所有的人都離開司裏的筆

聲，奔跑，將人已兩方要事以及那愛攬事的人所願攬而不必需的事都辦了的時候；當官吏們急於享樂那剩餘的時間的時候：伶俐些的往戲園溜，有的到街上去順着女人的帽邊往下瞟；有的赴晚會，將時間消費了去獻媚一位什麼官場的明星，漂亮的姑娘；有的——這倒時常遇着——單只去會自己的同事，往三層樓或四層樓上不大的兩間屋子裏，帶有明間或廚房以及別的時髦用品，如電燈或其他犧牲許多飯和玩而得到的東西，——一句話，甚至當所有的官吏們都散在自己朋友的小屋裏，玩啞牌戲，喝着一戈貝克糖和的茶，吸着長煙管，湊空說着俄國人不論在什麼情況裏也放不下的關於上等社會的閒言，或者甚至無話可談的時候，就重述那關於司令官的永久的故事，有人會向

這位司令官報告過法易珂納紀念碑^①上的馬尾巴被砍掉了；——一句話，甚至當大家全都盡力消遣的時候，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不做任何消遣。誰也不能說他在什麼時候，在任何晚會裏見過他。他寫得夠了便睡覺，想到第二日，明天上帝派寫什麼東西，就微微含笑。有四百塊盧布薪水，會安於自己命運的人的平穩的生活這樣向前過着，而且許可以過到衰老的暮年，倘若在不僅是掛名的，甚至連機密的，實任的，宮廷的，和其他各種的顧問，以及既不爲人顧問，也不受人顧問

①法易珂納(Falconet, 1716-91)是法國十八世紀有名的雕刻師，循俄女皇加德鄰第二之請，在一千七百六十六年，造成大彼得跨着駿馬的黃銅立像，因此一般人遂呼爲法易珂納紀念碑。

的那些人的生活，道上都沒有困苦打擊的。①

在彼得堡所有一年領四百盧布薪水或在這左右的人們有一個強有力的敵手。這位敵手不是別人，正是我們這北方的寒冷，雖然說是牠很適於健康。在早晨九點鐘，正當街上滿是往司裏去的人的時候，牠照着一切的鼻子不分輕重地使勁亂扎起來，教可憐的官吏們着實不知道把牠往那里送纔好。當連辦上等差使的人前額都凍得發疼，珠淚滿眶的時節，可憐的九品官們有時還毫無防禦呢。所有的救星，只在穿着薄薄的外套，盡其速度趕快跑過五六條街，於是在門房裏好好地

①掛名顧問意譯爲九品官，機密顧問是三品官，實任顧問是四品官，宮廷顧問是七品官，在此處不便意譯，故直譯之。

煖一煖脚，來溶化一路上凍住了的辦公的才能和稟賦。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有時覺到他的脊梁和肩胛上受刺痛特別痛得厲害，雖然他也盡其速度用力跑過一定的道路。終之他想起了，莫非是他的外套有那些地方不好。他在家裏好好把牠一看，發見正在脊梁和肩胛上，有兩三處成了真正薄麻布網：袖子毀透了，衣裏也滑跑了。應該知道，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外套給官吏們作了笑柄，因為如此，連外套的名目也取消了，大家叫牠「裂袍襟」^①。實在，外套的裝制出奇：領子是一年比一年縮小，作填補別的部分用了。填補顯不出裁縫的好手段，做得實在笨而且醜。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一看出是怎麼一回

①「裂袍襟」意即女早服，又賭牌時所穿之便服。

事，便決定要把外套送到住在沿暗梯的四層樓上的裁縫彼得羅維奇那里去，他雖然是一隻眼，滿臉麻，收拾官吏以及別人的各種袴子和禮服倒很不錯，自然，是在心神清明，腦海裏不蓄着別種計劃的時候。

關於這位裁縫，自然倒不必多說，但是既已提到他，爲使小說中每位人物的性格完全描寫得清楚起見，沒法，只好也在這裏來談談他罷。原先他只被稱爲格利戈勒，是某老爺的農奴；他被稱爲彼得羅維奇，是從他領了釋奴證，很厲害地逢節喝酒，開初只逢大節，後來，不問三七二十一，連所有的教節，只要曆本上劃有十字，都喝起來了。那個時候起的。在這一方面他忠於先人的習慣；所以和妻子爭吵的時候，叫她爲俗婦和德國女人。那麼，我們既已扯到他的妻，關於她也

要得說兩句；但是可惜，我們所知道的不多，也許只有這一點，彼得羅維奇有一位妻子，戴的是便帽，不是頭巾；但是漂亮，大概她不能誇嘴；至少，不過是禁衛軍一流人，遇着她的時候，鬍子一翹，發出一種特別的聲音，往便帽底下瞅幾眼。

順了通向彼得羅維奇的樓梯往上走，這個樓梯——老實說，——是塗滿了髒水穢物，浸透了辣人眼睛的酒精性的氣味的，而且大家曉得，這東西在彼得堡家家的暗梯上都決免不了，——順樓梯往上去，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已經想到彼得羅維奇將要多少錢，他心裏打算不能給過了兩盧布。門在開着，因為主婦在烹調什麼魚，廚房裏起了這麼多的煙，就連土蠟子也看不見。連主婦都沒注意到，阿加克阿加克維

奇經過了廚房，終之走進屋來，他在那里看見了彼得羅維奇坐在未漆的大木桌上，而且好像土耳其的巴沙●一樣盤着腿。依坐着做工的裁縫的習慣，腳是光着；第一先入到眼裏的，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很了然的大拇指，帶着殘毀的指甲，又厚又硬，好像鼈甲一樣。彼得羅維奇頸頸上掛着一縷細絲和線，膝上放着破爛布。他差不多把線往針眼裏穿有三分鐘工夫沒穿上，所以對天黑很發氣，連對線也氣了，低聲喃喃說：「莫進去，蠻婆子！喫了我了，我這個滑頭鬼！」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不高興，他來得正趕他發脾氣的時候：他愛向彼得羅維奇定點活計，當他着實有些微醉，或者好像他的婦人所說：「被酒纏住

●土耳其省長和都督的爵銜。

了，獨眼鬼！」在這種情況裏，彼得羅維奇通常很願讓步，同意，每次甚至鞠躬，致謝。後來，不錯，妻子哭着來了，說丈夫醉酒，所以要價太便宜；但是只要加一角錢，事情便完了。現在，彼得羅維奇似乎神經清爽，所以慳吝，話不好說，而且愛討誰都不知道的大謊價。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看明白了這層，已經就想，如大家所說，作個退步，但是事情已經開始了。彼得羅維奇將獨眼極凝神地瞅着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於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不由己地說出：「你好，彼得羅維奇！」——「願你好，老爺！」他說着便將自己的獨眼睜到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手上，想看出他拿來的是那一類的東西。

「呵，我到你這裏來，彼得羅維奇，是那……！」大家要知道，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多半是用前置詞，副詞，以及那連一點意思也沒有的小詞部來表白，倘若事情很困難，他甚至有說不完話的習慣，因為他每每用「這，實在，完全是那……」開始，此後什麼也沒有，他自己也忘了，以為一切已經說完了。

「什麼東西？」——彼得羅維奇說，當時就用自己的獨眼把他的整個制服全看一看，先是從領子到袖頭，脊梁，摺襠和扣鼻，所有的他都很熟識，因為全是他本人的手活。裁縫的習慣已是這樣：當他遇着他這一上來的舉動。

「啊，我，是那，彼得羅維奇……外套、襪子的……啊呀，你看，別的各處都結實……牠有一點髒，並且好像是舊了，其實是新東

西，你看，不過就是一處，脊梁上有一點，啊，你再，在一隻肩膀上有一點磨通了，啊，你看，這隻肩膀上有不大一點……看見了罷？這就完了。牠不大費事……」

彼得羅維奇拿過「袈裟裙」來，先把牠在桌子上一攤，細看了好久，點一點頭，伸手往窗戶上去取那帶有將軍像的圓鼻煙盒。這位將軍究竟是誰，不大清楚，因為面孔所在的地方，被手指戳通了，黏上了一塊小小的四方紙。彼得羅維奇嗅了鼻煙，將「袈裟裙」拿起來，對着陽光仔細一看，又點動了頭；此後將裏子翻往上，重新點動了頭，又把那黏着一小塊紙的將軍盒蓋去下，往鼻上放了鼻煙，便蓋起鼻煙盒，收藏起來，終之說道：「不行，不能收拾！東西壞透了！」

聽到這些話，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心發楞了。

「爲什麼不能，彼得羅維奇？」——他差不多用孩子似的祈求聲音說了：「統共不過是肩膀上擦破了；你豈不是有些零星碎塊……」

「零星碎塊可以找得着，零星碎塊找得着，」——彼得羅維奇

說：「不過縫不了：東西完全稀糟，用針一戳——牠就跑掉了。」

「讓牠跑掉，你卽刻就用塊補釘好了。」

「但是補釘沒處放，補也沒有用：費事太大。不過謝謝，好在是棍子，可是風要一吹，就要四處飛散了。」

「那就再補好了。怎麼這樣，實在，是那！……」

「不行」，彼得羅維奇堅決地說道：「一點也辦不了。事情完全

不成。你不如趁冬天來了的時候，用牠替自己做些包脚布，因為襪子不煖和。這是德國人想出來的，爲的是多弄點錢（彼得羅維奇愛一逢機會便要刺一下德國人）；至於外套，眼見你非做新的不可了。」

聽到「新的」這個字，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兩眼發黑，而且屋中所有一切，在他面前顛倒錯亂了。他明白看見的只是彼得羅維奇鼻煙盒蓋上被黏住面孔的將軍。「怎麼，新的？」——他終於還好像在夢中似的說道：「要知道我沒有這筆款子。」

「是，新的，」——彼得羅維奇帶着蠻野的安靜說。

「哦，倘若要製新的，那牠，怎樣？……」

「是不是要化多少錢？」

「是的。」

「要得化上一百五十多盧布，」——彼得羅維奇說了這話，嘴唇狠狠地一撮。他極愛有力的效驗，愛忽然完全把人蒙住，接着眯眼一瞅，看在這話之後被蒙的人做出怎樣的怪臉。」

「一百五十盧布做一件外套！」——可憐的阿加克阿加克維奇高喊出來，——也許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因為他向來說話聲音是沈靜的。

「是的呀，」——彼得羅維奇說道：「並且還看什麼樣的外套。倘若領子上用貂鼠皮，風領用綢裏子，這樣要得二百盧布了。」

「彼得羅維奇，」——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沒有聽見而且也不熱中

去聽彼得羅維奇所說的話和他所有的效驗，用祈求似的嗓音說道：「請你對付着補一補，以便再穿些時候。」

「啊，不行，這樣做去——工作也拋了，錢也白花了，」——彼得羅維奇說。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聽了這話，極掃興地走出去了。彼得羅維奇在他走後，還站了一氣，狠狠地撮了嘴唇，也不做活，因為高興的是他既不失自己的身分，又沒有輕於將事。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好像是在夢中一樣走到街上。「這麼一回事，」他向自己說：「我實在沒想到，牠發生了是那……」於是沈默一會，說道：「嚇，這樣！竟這樣！我實在連想也沒想到是這樣。」以後接着又是長時間的沈默，沈默以後他發出話聲：「嚇，這個樣！你看實

在是無論如何料不到……這無論如何……這樣的情況。」說着這話，他不往家裏去，卻毫無疑義地走上了正相反的方向。在路上打掃煙囪人滿牘的半邊身子撞了他，將他一隻肩膀抹黑了；從正在建築着的房頂上灑他一帽子碎石灰。他一點也沒留意這層，僅在他撞到那身邊放着戟，顛着從角裏倒在帶僵皮的掌心的鼻煙的崗警身上時，他纔略微覺醒，連那也是爲着崗警說：「怎麼往嘴上闖？難道你沒有路嗎？」這纔使他回頭一看，並且轉回家去。此刻他纔集中思想，真切明白地看見了自己的情況，和自己談話已經不隔膜，倒坦白有理，好像同那能够討論切近的心事的好朋友在一處一樣。「呵，不行，」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說道：「現在同彼得羅維奇講不了理：他現在是那……顯

然，妻子打了他了。那麼，我不如禮拜早晨去見他：禮拜六夜晚以後他眯睜着眼，並且發渴睡，因為他要喝酒，妻子卻不給他錢，在這樣時候給他一角錢，他就拿着——他將來話也要好說些，外套那個時候也就是那……」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心中這樣盤算，鼓舞着自己，等到了頭一個禮拜日，他剛一從遠處望見彼得羅維奇的婦人從家裏走出要上什麼地方去，便筆直地往他那里去了。彼得羅維奇在禮拜六之後，眼睛實在眨肥地厲害，低着頭，很渴睡；但是雖說是這樣，當他剛一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着實好像鬼碰了他一下似的。「不行，——他說：「請你定一件新的罷。」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此時將一角塞給他。「謝謝，老爺，我要喝酒祝你的健康，」——彼得羅維奇說：

「至於外套請你不用再煩心了：牠一點用處也沒有。新的外套我給你好好做，我包管這件事。」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還在計算着修補，但是，彼得羅維奇沒聽他的話，便說道：「我一定給你作新的，請你放心，我盡力做就是。將來甚至可以和通行的時髦樣子一樣，領子用鍍碎金花的鉤絆扣起來。」

於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看出沒有新外套不行，精神頹喪極了。實際上怎麼辦，用那一筆錢做？自然，一半許能指望將來的節賞，但是這筆錢已經預先支配定了。不得不做新裤子，要償還皮靴匠替舊靴統接上新幫底的陳債，並且要向女裁縫定做三件襯衣和兩件不便寫出的貼身袴褂。一句話，所有的錢都要完全化掉。即使司長是這樣仁厚，

將四十盧布的賞錢，定爲四十五或五十，仍然是那樣不中用的一點，在外套的用款裏只是海中一滴。雖然他曉得彼得羅維奇糊塗得會忽然要出誰都不知道的大謊價，連他的妻子有時都忍不住不叫起：「你瘋了，這傻子！有時你不要一點錢就把活計留下，現在呢，要這麼大價，連東西本身也就不值。」雖然，他曉得給彼得羅維奇八十盧布就可以作了；但是，究竟從那里拏這八十盧布呢？一半許還可以找得着！一半找得到，或者甚至再多一點，但是在那里找別的半數呢？……但是讀者要得先知道第一個半數他是從那里拏來的。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有兩種習慣，每花一盧布，便放一個格羅司（一個合兩個戈貝克，即兩分）在蓋上帶有預備投錢孔的，被鎖住的

小箱子裏。經過每半年他要查算聚集下的銅幣總數，將牠換成小銀幣。他好久就這樣做，以此，繼續幾年，聚下的總數，有四十多盧布。那麼，一半已經是在手頭；但是從那里拏另一半呢？從那里拏另外四十盧布呢？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想了又想，決定要得減省平常的花費，雖說最低限度須繼續一年：每晚不用茶，每晚不點蠟燭，假如有什麼要做，往主婦屋子裏，在她的燭光之下做活；走到街上，脚步儘力放輕，而且小心地踏在磚石上，差不多用腳尖子在走，爲的不至很快地就穿壞了靴前掌；汗衣能夠對付就不交給洗衣服的人洗，至於想不至穿破，他每一次剛一到家；就把牠脫下，光穿一件斜紋布的長衫，這長衫已經細心地保存好久了。老實說，他起先對於這種限制是

有些難於習慣，但是以後一經弄慣，就很合適，——他甚至每晚完全學會了挨餓；不過他在意思之中卻含着將來的外套的永久觀念，作精神的營養。從這時起連他個人的生存也好像豐滿些，他好像結了婚，好像另有個人同他在一處，好像他不是一個人，倒像有一位生活上的快樂伴侶願意和他同走着生活的道路，——這位伴侶不是別人，正是那填着厚棉絮，有穿不破的結實裏子的外套。他彷彿變得活跳些，連性子也堅定些，有如那自己已經確定了目標的人似的。從他的面孔以及行爲上自然而然的消滅了遲疑不決，一句話——所有搖撼不定的痕跡。在他的兩眼裏時常出現火光，腦海中甚至閃動着極果敢和奮勇的思想：莫非真是貂鼠皮放在領子上？這思想幾乎使他心不在焉。有一

次，當抄寫公文的時候，他幾乎快要弄出了錯，所以幾乎高聲叫出「哦！」手劃十字。每月他雖然只去訪問彼得羅維奇一次，想談談外套：在那里買襪子要好些，用那一種顏色，要什麼價，——他雖然有些耽心，但總是高興地回家，想着時候終於要到，這一切要買下，而且外套將要做成。

事情較他所期待的進行得快些。和每種想望正相反，司長指給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既不是四十，也不是四十五，倒是六十盧布。不知道他是不是預先覺到阿加克阿加克維奇需用外套，或者是自然而然就這麼發生的，不過他因此卻多出二十盧布，這一來事情進行得快了。再略為餓上兩三個月——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也就足夠積了八十盧布左右。

的數目。他的通常是極靜穩的心，開始擊動了。在頭一天他就和彼得羅維奇一同往洋貨鋪去。買下的襪子很好，然而也不足奇，因為他設想着這事還在半年以前，而且差不多沒有一月不到洋貨鋪裏去探聽價錢，可是彼得羅維奇自己也說，沒有再好的襪子了。裏子選了棉布，但是這樣粗厚結實，依彼得羅維奇的話，還比綢緞強，甚至於看來也漂亮華麗些。貂鼠皮沒有買，因為實在是貴，在鋪子裏找到了僅有的好貓皮代替牠，——這東西從遠處人家常能誤認為貂鼠皮。

彼得羅維奇在外套上一共耗費了兩禮拜工夫，因為針線工作太多，要不然早些就可以做齊了。彼得羅維奇取工錢二十盧布——少一點也不行：實在全是用絲線縫的，用細針腳縫兩道，並且每一道縫上

以後彼得羅維奇都用牙咬一通，擠出各種牙印來。

這……難說是正在那一日，但大概是在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一生中極莊嚴的一日，當彼得羅維奇終於拿來外套的時候。他在清早，當他要往司裏去以前，把外套拿來。恰巧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嚴厲的寒凍已經開始，而且似乎更要加甚，彼得羅維奇正如好裁縫所應做的一般，帶着外套走來。在他的臉上顯出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從未見過的一種了不得的表情。大概他真正感到所做的事非同小可，而且忽然覺出一道劃分僅只填裏子，做修補的裁縫和那些製新衣的裁縫的鴻溝。他從包着外套的手帕裏取出外套（手帕是剛從洗衣的那里拿來，他把牠疊起放在口袋裏，以備將來需用）。取出外套，他很驕傲地看，兩手

拿着，極輕巧的披到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肩上，接着用一隻手將牠往下伸伸，整頓整頓，給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略微攏好，扣子沒有扣。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好像有經驗的人一樣，也想試一試袖子；彼得羅維奇幫着穿上，袖子也不錯。一句話，外套是完全恰好合適。彼得羅維奇當此機會就勁說道，他只是因爲不掛招牌住在小街上，並且認識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很久了，所以取價這樣便宜，若在涅夫司基大街，光做工就得跟他要七十五個盧布。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不想和彼得羅維奇討論這事，而且也怕彼得羅維奇轉臉愛亂耍的一切大價錢。他和他結清了賬，感激一番，立時穿着新外套往司裏去了。彼得羅維奇隨着他走出來，在街上停着，很久還從遠處看望外套，此後故意走上一邊，想趕

過轉彎的小巷，重新跑到街上，從另一方，當着面，再看一次自己的外套。這其間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走着心神暢快極了。他每一瞬間都覺得在他的肩上有新外套，並且甚至爲內心的滿足笑了幾次。實在不錯，有兩種利益：一種是暖和，另一種是美好。他決沒有注意到路程，忽然來在自己司裏；他在門房中脫下了外套，細心看一看，托付給閹人特別照管。不明白司裏所有的人，怎麼忽然知道了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有了新外套，那「袈裟襟」已經是不再存在了。所有的人立即一齊跑到門房裏來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新外套。大家恭喜他，這樣他一上來只是微微地笑，後來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當大家一齊圍上他說要喝新外套的喜酒，並且至少他應得給大家招個晚會的時候，阿

加克阿加克維奇完全糊塗了，不曉得他應該怎麼辦，如何回答，怎樣推卻纔好。他過了有幾分鐘工夫，滿臉通紅，纔開始很天真地說，這完全不是新外套，這只是一件舊的。終之，有一位副書記長，似乎想表示他爲人一點不做慢，而且和下等官員要好，說道：「那麼，就這樣罷，我來替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招個晚會，今天我請大家到我那邊喝盅茶：今天適逢是我的命名日。」於是官吏們自然立即慶祝了副書記長，很高興地承受了邀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本要推辭，但是大家說這是無禮，簡直是拋臉，並且他無論如何不能夠拒絕。不過他以後怪高興，當他想起他藉這個機會在晚會裏也可穿起新外套的時候。這一整天真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最莊嚴的紀念日。他精神極舒暢地轉回

家來，將外套脫下，小心地把牠掛在牆上，再留戀着看一次褲子和衣裏，此後爲着比較，故意拿出以前完全穿毀了的自己的「袈裟搭」。

他向牠一瞧，連自己也笑起來：分別是這樣的大！以後在喫飯的時候，他只要一想起「袈裟搭」的那種情形，就不住地發笑。他暢快的喫了飯，在飯後也沒有寫什麼，任何公文沒有，他便當目前天還沒有黑，往牀上躺着舒服舒服。以後覺得莫就誤了事，他穿起外套，便走到街上去了。

請客的人究竟住在那里，可惜我們說不出來：我們的記性改變得很厲害，在彼得堡裏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街道和房舍都在腦海裏混合雜亂起來，極難從那里得到一點順序的東西。但是無論如何，至少

這位官吏是住在較好的城區是不錯的，足見距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很近。起先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要得走過燈光稀微的空曠街道，但是愈近官吏的住舍，街上便愈熱鬧，人口愈多，燈光愈亮；步行的亂閃，穿得漂亮的婦女也開始出現；男人外套上有海狗皮的領子；帶着滿釘着黃頭釘的木遮欄雪橇的車夫稀少了；正相反，不斷地撞見頭戴深紅鵝絨帽，有漆雕的雪橇，熊皮蓋被的趕車的大漢，和車輪軋過雪上在街上飛跑的前座闊綽的馬車。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凝視着這些，好像對着新奇的東西：他已經有幾年晚上沒有上過街。在一家鋪子的輝煌的小窗前，他現出好奇的神情停下了，看一張畫，上面畫的是一位漂亮婦人，脫下輕皮鞋，因此

現出一隻很好的全脚；在她背後，從另一間屋的門裏，伸出一位大鬍子，脣下有一撮美髯的男子的頭。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把頭搖了一搖，笑將起來，於是走他自己的路去了。他爲什麼笑？莫非是爲他遇見了決不認識的，但是每個人究竟都對之保有一種情感的東西，或者他和別的一些官吏們一樣如以下設想：「呵，這些法國人！有什麼說的！倘若他們要是想要什麼那，那麼，儼然是那？……」或者也許他連這也沒有想：因爲不能夠鑽進別人的腦子裏，將他所想的一切都知道。

終之，他摸到了副書記長所住的家。副書記長生活過的很闊：樓梯上點着煤氣燈，房間是在二層樓上。剛一走進外間，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看見地板上有許多皮鞋套。在牠們之間，屋子中，立着銅煖炊發

響，冒出熱氣圈。牆上滿掛着外套和披風，裏面有些甚至帶着海狗皮的領子，或天鵝絨的捲肩。牆那面聽得出言語嘈雜的聲音，忽然更爲清楚響亮，當門一開僕人擎着放有空盅，牛油盒和一大筐焦烤麵包的托盤走出來的時候。顯見得官吏們是早聚齊了，並且喝了第一盅茶。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自己掛上了外套。走進屋裏來；在他的而前一時閃現了蠟燭，官吏，煙管，賭桌，而且急促的，從各方騰起的話音和移動椅子的喧聲震昏了他的聽聞。他不順勁地停在屋中，儘想着他當要作什麼。但是大家已經看見他了，高聲接着，並且那時都跑到外間，重新仔細看一看他的外套。阿加克阿加克維奇雖然也有些羞慚，但是因爲心地坦白，看見大家都誇獎他的外套，禁不住地歡喜起來。以

後，不消說，大家連他，連外套都拋下了，仍舊轉向指定玩墮牌戲的桌子。所有這些：吵鬧，話聲和人的腳音，——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覺得都有些奇怪。他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腳手以及全身應往那里放纔是；終之，他在賭牌人的跟前坐下看牌，探望這一位那一位的臉，過不多久工夫，他打起呵欠，覺到悶倦，——尤其是在他通常睡覺的時分間早已過了的時候。他想和主人告辭，但是大家不放他走，說爲着紀念新衣服，一定要得喝一盅香檳酒。大家叫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喝了兩盅香檳酒，此後他覺得屋裏是快活些；然而無論如何卻不能忘記已經是十二點，早已是回家的時候了。想叫主人心中沒想及挽留，他輕輕地從屋裏溜出來，在外間找到了外套，看見很可惜的躺在地上，將牠

抖一抖，從上面摘下了每個小灰毛，套在身上，順着樓梯走到街上去了。

街面依然還是光亮。有幾家小鋪子，僕從和各種人的永久俱樂部，門在開着；另外有些已經關了，但是在整個門縫裏顯出長的光線，表明他們還沒有停止聚會，大概有些女僕或男僕使自己的主人完全不知道他們到那里去了，還繼續着在談天。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心境暢快地在走着，甚至不曉爲什麼，忽然追隨在一位好像電一般從旁邊閃過的婦人後面奔跑，她的身體每部都非常活動。但是，他卻立即停下了，又照舊很靜地走，連自己也奇怪怎麼忽然跑的這麼快。不久在他面前揚開了那種空曠的街道，連在白晝都不使人高興，到晚間就更

甚了。牠現在更爲荒涼寂寞：路燈光線隱微——顯然油是在少了；木屋和籬笆向後退去；四處無人；僅只是雪在街上放光，閉着窗門的入睡的矮村舍在悽傷地黑魃魃地隱現。他漸漸走近一塊地方，這裡街道爲看來很可怕的，荒漠的，那面帶有幾乎看不出的房舍的曠場截斷了。

在遠處，有誰知道是在那里，彷彿是立在世界盡頭的一個守望所裏的小小的火閃動着。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歡快到此處好像驟滅了。他走進廣場免不了不發生些不期然而然的畏懼，好像他已經預感到有什麼不妙。他回頭一望，各方恰如大海一般包圍着。「不，還不如不看，」他想了，便合上眼往前走，當睜開來想探知廣場快完了沒有的

時候，忽然看見就在當面，差不多是鼻子跟前，立着有些生着鬍鬚的人，——究竟是那種人，連他也分辯不清楚。他竟兩眼發黑，心頭亂跳起來。「這豈不是我的外套！」他們之間有一位抓住了他的領子，大聲說道。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已經想喊「守衛，」恰好另一個人正對着他的嘴伸出一隻拳頭，大得有如官吏的腦袋一般，說了：「只要你一喊！」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僅只覺得他們從他身上剝下外套，給他一膝蓋，於是他跌在雪上仰着，別的再也不覺得了。

過不幾分鐘工夫，他蘇醒過來，立起一看，一個人也沒有。他在曠野裏覺得冷，外套也沒有了，大聲喊叫起來；但是聲音，想也傳不到廣場的盡頭。他失望的，不倦地喊叫，盡力跑過廣場，筆直向守望

所、靠守望所跟前立着有一位崗警，手倚着自己的戟在瞭望，顯然他是好奇地想知道那從遠處喊着向他跑來的人是什麼鬼東西。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跑到他跟前，喘吁吁地嚷起來，說他在睡覺，什麼也不管，看不見在搶人。崗警回答道，他什麼也沒看見，他只見有兩個人在廣場中使他停下，但想那是他的朋友；叫他不必單是無益地亂罵，不如明天去見警長，這樣警長可以探尋誰拏了外套。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亂七八糟地跑到家：太陽穴和後腦蓋上稀疎的頭髮完全披散了；半邊身，胸膛和袴子上滿是雪。老嫗，他的女房東，一聽見駭人的敲門聲，趕忙從牀上跳下來，並且僅只穿上一隻鞋，爲的有關太雅，用手把襯衣攏向自己的胸膛，跑去開了門；但是

剛一開，看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是這個樣子，倒退了幾步。當他告訴了她是什麼一回事，他將手一扣，說要得直接去見署長，巡長是單答應不做事；那麼，他最好直接去見署長，她甚至認識他，因為從前在她這里當廚婦的芬蘭女人安娜，現在他家裏作保姆，說她常看見他本人，他是怎樣從她們的房邊經過，並且他也每禮拜日到教堂去禱告，同時高興地看着大眾，由此，足見他一定是個好人。聽過了這樣的意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傷心地踱往自己屋裏；至於他在那里怎樣度了一夜——能夠替別人多少設想的人可以想像罷。

清早他就到署長那里去，但是說署長在睡覺；他趕十點鐘來——又說：「在睡覺，」他趕十一點鐘來——說：「署長不在家；」他趕

喫午飯的時候——但是在前廳裏的書記無論如何不准他進去，一定要知道他來做什麼事，有何貴幹，並且發生了什麼；所以終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在終身裏算想顯一次脾氣，決絕地說道，他要得親自會見署長本人，他們不應該擅自不讓他進去，他從司裏來有公事，臨他將來要訴說他們有什麼不好的時候，那個時候他們就可以看出來了。對於這，書記們沒敢說一句話，於是他們之間有一位走去喊署長。署長聽着盜竊外套的話彷彿很奇怪。他不注意事的要點，卻問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他爲什麼回來的這麼晚？他順便到不正經的人家去了沒有？因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羞慚的了不得，離開他走出來，自己也不曉得外套的事情是否順適地辦下去。

他這一整天沒有到衙門（他平生第一次）。第二日他到司裏，臉色慘白，穿着自己的舊「袈裟搭」，牠變得更悽然些。外套被劫的新聞，——雖然有些就此也不放鬆嘲笑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官吏，——究竟感動了許多人。於是大家決定來給他募捐，但是集的少極了，因為沒有這事，官吏們訂司長像片和一本什麼書，依科長的提議，他是著者的朋友，已經花費了許多；這樣，所以集款的總數極不中用。有一位人，為同情所動，決定至少得給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以忠告，勸他不用去見巡長，因為也許巡長想得上司的獎勵，用個什麼法子找到了外套，但是外套仍然留在警察那里，倘若他要拏不出合法的憑證，證明牠是屬於他的；最好他倒不如去會一位闊老；闊老和應辦這事的人

接洽，可以使事情進行得快些。沒有辦法，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決定去會闊老。闊老究竟辦什麼差使，直到此刻不見分曉。要得知道，這位闊老新近纔闊，在這以前他並非闊老。不過要和別的更闊些的比較，他的現在位置也算不得闊。但總有這樣一班人，別人看來不闊的對於他們已經是闊得可以了。不過他是用了許多別的方法增高其闊，正是：叫低級小官在樓梯上遇見他，當他走來辦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直接見他，一切照極嚴厲的規矩行事；十四品官要報告十二品官，十二品官要報告九品官，或其他合適的人，這樣事情纔到了他的面前。在神聖的俄羅斯，一切受摹仿的傳染：人人效法自己的長官裝腔作勢。有些人甚至說，有一位九品官，當叫他作一個小分辦事處的總

迎人的時候，立即替自己隔下一間房間，稱之爲「處長室」，並且在門旁邊站着穿紅領，纏匾緜的守門人，手執着門門給每個來人開門，雖說在「處長室」裏好不容易纔能夠放下一張尋常的書桌。闊老的派調習慣沈著森嚴，但是極其簡單。他的法制底重要基本是嚴。「嚴，嚴而且——嚴，」他常說，並且當說最末一個字時，常向聽他說話的人的臉狠狠地看着，雖然沒有絲毫原由，因爲組成辦事處的全部行政機制的十個人，沒有這層也有相當的畏懼：剛一從遠處看見他，便把事情拋下，挺身侍立等候着，直到長官從屋中走過去。他同屬員的通常談話聲色嚴厲，多半是這三句：「你怎麼敢？你可知道你同誰說話？明白不明白誰站在你面前？」不過他心地是好人，和同事們不錯，愛

代人效勞；但是將軍品位①完全把他弄糊塗了。他一得到將軍品位，就昏亂起來，迷了道，完全不曉得他應該如何是好。倘若他要和自己平等的人相遇，那他還同好人一樣，——人很不錯。在許多方面甚至不傻；但是他只要一到那些只比他低一級的人們裏面，那他簡直就要變樣：沈默不語，他的景況使人哀憐，竟連他自己也覺得或者可以將時光消受得不可比擬地好一點。他的兩眼有時露出要加入有趣的談話和小團體的強力的願望，但是意念使他停下：在他豈不是太屈尊，顯親密，而且要因此失了自己的身價嗎？因為這樣考慮，他總是老不作

①在俄國，不論文武官，品位比較最高些的，都可呼之爲將軍，其品位亦可稱之

爲將軍品位。

聲，不過間或發出些單綴音的聲調，以此博得了極無聊的人底稱號。

我們的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來拜會這樣的闊老，正趕極倒霉的時候，對自己極不湊巧，雖然對於闊老倒恰好。闊老在自己的小屋子裏正同一位來到不多久的老朋友，幾年沒有見面的總角之交，非常高興地在談天。他們當此刻向他報告，說有位巴什瑪金來了。他突然問道：「他是個什麼人？」回答是：「一位什麼官吏。」——「哦！可以等一等，現在不是時候，」闊人說了。在這裡該得表明，闊人完全是撒了謊：他有工夫；他和友人老早就敍說了一切，在敍話之間老早就雜有很長的沈默，只輕輕彼此拍一下大腿，說：「這樣麼，伊萬阿蒲羅摩維奇！」——「正是這樣，司提潘瓦爾拉摩維奇！」雖然這

樣，他卻令官吏等着，爲的想叫朋友，好久不服務而住在鄉下家裏的人，看看官吏們在他的前廳裏要等多大的工夫。

終之，說夠了，沈默更沈得夠了，坐在帶靠背的極舒暢的安樂椅裏，吸了一枝雪茄煙，他忽然好像想起來了，向停在門旁擎着報告紙的祕書說道：「啊，好像有官吏在等着；告訴他，說他可以進來。」

剛一看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謙恭的樣子，和他的破舊的制服，他猛轉向他說道：「你有什麼事？」嗓音簡短而且嚴厲，這是他還在沒有得到現在的位置和將軍品位之前，用有一禮拜工夫在自己屋裏獨自對着鏡子老早故意學會的。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早已覺到相當的畏怯，有些胡塗起來，並盡其口舌調動之所能解說了，加的「是那」甚至於比

在其他時候更其多，說外套完全是新的，現在被人用非人的方法搶去了，他來見他爲的是那，他許可以居間關說，寫個信給警察廳長，或者別的誰，好找外套。不曉爲什麼，將軍似乎覺得這樣的舉動是隨便了。「你怎麼，先生，」——他聲音停頓地繼續說：「你不懂得規矩嗎？你跑到那里來了？不知道事情應該怎麼辦嗎？關於這事你得先給辦事處遞個呈子；呈子行到書記長那里，於是到科長那里，以後轉交給秘書，秘書纔把牠交給我……」

「但是，大人，」——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聚起僅有的一點精神，而且同時覺得汗流浹背地說道：「我，大人，所以敢勞你的駕，是因爲秘書們……是那……不可靠的人……」

「什麼，什麼，什麼？」闊老說：「你那來的這樣的膽子？你從那裏得到這樣思想？你們青年人對長官真是放肆得太過分了！」闊老想是沒有注意到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已經過五十歲了，要是他能稱爲青年人，那只有和已經七十歲的人相比纔可以。「知不知道，你這是向誰說話？明白不明白誰站在你面前？你明白麼？明白麼？我問你。」他接着躁了一下腳，嗓音提到這麼高，就不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也覺駭住了。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於是失了知覺，渾身戰抖，怎樣也站不住；假如看門的人當時不就跑來扶住他，他許撲咚一下跌在地板上了；大家把他差不多死挺挺的扛出去。闊老呢，高興的是效驗甚至於出乎意料之外，想着他的話能够使人失去知覺，很是快樂，睜眼望一望朋

友，想知道他對於這事怎樣看法，居然也不無高興地看見他的朋友心神極不安，甚至從自己方面覺到些恐怖。

怎樣下了樓梯，怎樣走出到大街上，——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一點也記不得。他沒覺着腳手：在一生裏他還沒有受過將軍的這樣重罰，莫說是一個陌生人。他迷了道，大張了一下嘴，在偏街嗚嗚響的暴風雪中前走；風，照彼得堡的老例，從四面八方，從所有的小巷裏向他吹來。轉眼之間給他嗓子吹起了喉嚨病，臨他摸到家的時候，連一句話也不能說了。咽喉全腫起來了，躺在牀上。一頓好責罵有時是這樣厲害！第二天他就發了大熱。感謝彼得堡氣候的大度的幫助，病較着所可預料的更來得快些，並且當醫生來的時候，他摸了摸脈，診出一

點辦法也沒有，僅僅只開了一個敷藥單，唯一是使病人不至全受不到一點醫藥的好處；可是他同時就明言他過一個半對朝決活不了，往下轉臉向主婦說：「你好，媽媽，你不要白費了工夫，現在就給他定口松樹棺材，因為橡樹的於他是太貴了。」

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可曾聽到這些對他定命的話，倘若聽到了，於他可發生激動的效力，他可悲傷自己的愁苦於一生，——關於這層一點不明瞭，因為他不住地在發燒說昏話。異象不絕地呈獻在他的眼前，一個比一個奇怪：一會他看見了彼得羅維奇，向他定做帶捉賊陷阱的外套，因為他覺得賊們不斷地在他牀下；並且他甚至時時叫主婦從他的被窩裏拖賊；一會他問，他有新的外套，為什麼在他面前掛起

他的舊「袈裟」來；一會他覺得他立了一個將軍面前，聽着一頓好責罵，於是道：「有罪，大人！」終之，竟烏七八糟臭罵起來，說出極可怕的話，這樣，所以連老主婦也畫起十字，她有生以來沒有聽他說過那類的話，尤其這些話是直接跟在「大人」兩字後面。往下他說的是完全胡話，一點也不能夠明白，所可以看到的，是亂語和思想都翻來覆去地離不了那一件外套。

終之，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斷了氣。他房間裏的東西，都沒有封起來，因為第一是沒有繼承人，第二呢，遺下的繼承物很少，就是：一把鵝毛管，一帖公家的素紙，三雙襪子，從袴子上落下來的兩三個鈕扣，和這老已經厭倦的「袈裟」。誰得到了這一切，上帝知道；關

於這層，我承認，這連說這故事的人也不注意。他們把阿加克阿加克維奇擡出去埋葬了。

彼得堡也沒有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留下了，好像在那里從來就沒有過他。不爲任何人所庇護的，誰也不親愛的，對誰也沒趣的，連不放過把帽針穿過一個尋常的蒼蠅而且要用顯微鏡研究牠的自然觀察家也不留意的生存，消滅了，隱去了，——牠馴服地擔受着辦事房的嘲笑，而且沒曾做任何非常的事業走入墳墓裏去，但是對於牠，究竟，雖說是在臨終之前，光明的客人卻以外套的模樣，閃現了一下，一瞬地更新了窮苦的生命，而且是後不幸不可忍受地陷在牠頭上，好像陷在這世界的強者的頭上一樣！……在他死後不多日司裏派了看門的到

他家裏來，奉着命令要他即刻到司去：上司催；但是看門的不得不空空地回去，回話是他不能夠再來了，對於這問：「爲什麼？」說道：「是這樣：他已經死了；四天前埋的。」司裏這樣知道了阿加克維奇克維奇的死，第二天在他的位子上已經坐着一位新的官吏，體幹甚高得多，寫的字母已經不用那樣直筆道，卻要斜屈得多了。

但是有誰能夠想像這里不真個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的結場，他卻命定地在死後要鬧動幾天，好像報答他從來不爲任何人所注意的一生？但是事情這樣發生了，我們的可憐的故事出乎意外地得了一個空幻的結局。謠言忽然傳遍了彼得堡全城，說靠加鄰金橋旁和鄰近較遠些的地方，夜間死人出現，像尋找被搶去的外套的官吏，並且藉口是

被搶的外套，他不分職業和品級，從肩上剝去各人的外套，無論外套是：貓皮，海獺皮，棉花，樹狸皮，狐皮，熊皮，——一句話，人們爲着護身而想到的各類毛皮。司裏的官吏們之間有一位親眼看見了死人，立時就知道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可是這使他受了這樣的恐怖，他兩腳盡力拚命地跑去，因此不能好好地細看一下，只瞧見那位從老遠用手指頭嚇他。各方面不斷地都訴苦起來，不僅是九品官的，連七品官的肩膀和脊梁也容易受了涼，原因是在常常剝去外套。警察已下令捉屍，不論死活，嚴重處罰，作別個榜樣，連這也幾幾乎辦成功了。就是，某地段的崗警，在克留什金小巷裏，已經一把抓住了死人的領子，正在作惡的地方，圖謀着剝下一位在別的時候吹着短笛的卸

的樂師身上的襯外套。一把抓住了他領子，他便叫來另外兩位同事，託他們抓着他，自己費不過一刻工夫往長靴裏摸，想從那里掏出燐皮鼻煙盒，略爲清爽清爽自己的凍得不了的鼻子；但鼻煙實在是這一類的，連死人也受不了。崗警用手指閉住自己的右鼻孔，還沒有來得及把半掌鼻煙送入左鼻孔，死人一嚏噴打得這麼凶，噴得他們所有一個人滿眼都是。當他們拿起拳來拭眼的時候，死人的踪影都不見了，所以連他們也不知道，以前他是不是真正在他們的手裏。從此以後，崗警們對於死人恐怖到這樣，甚至於連活的也怕捉，僅僅從老遠喊起：「喂，您，走你的路罷！」死官吏居然在加鄰金橋那面出現，引起一般膽怯的人非同小可的畏懼。

但是我們完全把某一位闊老拋下了，他許真個是真實故事底空幻趨向的原因。首先不得不說句公道話，某一位闊老自從可憐的嚇與的阿加克阿加克維奇走後，就覺到有與類似憐憫的感觸。他並非哀憐無動於心的人；他的心可以承受善的動機，莫看品位常妨礙牠們的表現。來的友人從他的房裏剛一出去，他甚至想了想可憐的阿加克阿加克維奇。並且自此以後，受不了官場責罵的可憐的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差不多每天現到他的心上來。一想到他，鬧得他這樣不安，一禮拜之後，他竟決定派一位官吏去打聽打聽他怎樣，實際上能不能用什麼幫助他；當有人報告他說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已經得熱病暴死了的時候，他甚至驚愕住了，傾聽着良心的數責，而且整天心神不自在。他想散

放心，忘卻不快的印象，於是便去赴一位友人家中的晚會，在那里他見到許多人聚會，好的是，品位都差不多相等，這樣所以他能夠不覺一點拘束。這對他的心境有了奇異的效力。他伸開腰了，談話藹然可親，——一句話，他過了一個很舒暢的晚間。晚餐時他喝了兩盞香檳酒，——大家明白，爲快活打算，這是很有效驗的方法。香檳酒知會他向各種出格的事，就是：他決定了還不回家，倒要上一位認識的婦人克羅琳伊萬諾夫娜那里去，——她大概具德國人，他對她很要好。要得說明，闊老已經不是年青人，是一位良好的丈夫，體面的一家之主。兩個兒子，一個已經在公事房服務了，一位可愛的十六歲的女兒，小鼻子有點翹，但是美好，他們每日吻他的手說道：“*Bonjour*,

Papa!" (意即：日安，爸爸！) 他的妻子，還是一位美風姿的婦人，先將自己的手給他吻，隨後轉過來，吻他的手。但是闊老雖然完全滿足於家庭的和愛，卻以為在城區別處找一位女友也合適。這位女友並不比他的妻子漂亮，也不年青；但是世上竟有這樣的疑問，判解牠也不是我們的事。這樣，所以闊老走下了樓梯，坐在雪橇裏，向車夫說道：「到克羅琳伊萬諾夫娜那里去！」自己呢，闊不勝闊地裹在暖外套裏，心境快樂，俄國人就想不到比這再好的東西，就是，當自己什麼也不想的時候，思想卻自己往腦裏鑽，一個合意似一個，不勞趕開，也不勞尋覓。高興極了，他漸漸想起剛纔消磨過的晚間所有的快樂處所，所有使一小圈人哈哈發笑的巧辭令；有許多話他甚至低聲重

或有暴風攪擾他，忽然不知從那里，爲什麼刮起來的暴風，割他的臉，刮進碎雪片，把外套領鼓起來好像風帆似的，或者，忽然帶了非自然的大力撒他一頭雪，以此他老是忙着收拾。

忽然闊老覺到有個人緊緊地抓住了他的領子。他把身子一轉，看見一個身材短小的人，穿着破舊的制服，並且認出了，不無恐懼，他是阿加克阿加克維奇。官吏的面孔蒼白得如雪一樣，而且看來完全是個死人。但是闊老的畏懼超過了一切界限，當他看見了死人的嘴歪張着，向他噓出可怕的墳墓的氣息，發出這樣的話：「哈，這竟是您呀！到底我把您的領子抓住了！我也要用你的外套。我的你不操

心，並且還責罵我——現在把你自己的交給我罷！」可憐的闊老幾乎駭死了。不論他在辦事處，通常在低級人面前怎樣有脾氣，並且每個人雖然只看一下他的魁梧的儀表和軀幹，就是說：「嘍，怎樣的性格！」但在此刻，他，好像許多有雄武的外表的人一樣，感受了這樣的畏懼，就是，不無原因，怕要得什麼暴病。他甚至趕快就從肩上脫下自己的外套，聲音變樣地向車夫喊道：「快快跑回家！」車夫剛聽見尋常在危急時候呼出的，而且甚至夾雜着更有效驗的東西的嗓音，隨即把頭往肩胛裏一縮，鞭子一揮，箭一般飛去了。六分鐘過不多會，闊老已經在自己的門前了。蒼白的，駭透了，也沒有外套，他不往克羅琳伊萬諾夫娜那里去，卻返回家來了，對付着摸到自己屋裏，

極胡亂地過了一夜，這樣，所以第二天早晨喝茶的時候，他的女兒向他說道：「您今天臉色很蒼白，爸爸。」但是爸爸沒作聲，一個字也沒提及他遇見了什麼事，他到了那里，並且他曾想上那里去。

這回事情的發生，給他以強有力的印象。他甚至向屬員們也不大說：「你怎麼敢？你明白不明白是誰站在你面前？」要是說了，那也只在首先聽明了是怎麼一回事以後。但是還有更堪注意的，是從此以後死官吏完全中止出現了；顯見得將軍的外套很適合他的肩胛，至少已經是在任何處也聽不見有這樣的事情，說從誰身上剝下外套了。不過有許多耽心好事之徒，怎樣也不想安靖，說在僻遠的城區死官吏依然出現。並且真是的，有一位珂羅綿地方的崗警親眼看見，鬼魂從一

家住戶後面怎樣出現；但是因爲自己體質不強，——有一次一個尋常纜長成的小豬，從私人住舍裏闖出，將他連腳掀倒，引起四圍站着的車夫大笑起來，他爲他們這樣大笑，向他們要格羅司買煙，——那麼，他因爲不強，所以沒敢使牠停下，僅在暗黑裏追隨着，直到終之鬼魂猛然回頭一望，停下問道：「你想要什麼？」而且顯出這樣的拳頭，在活人身上也找不着的。崗警說道：「沒有什麼，」並且立時轉回去了。可是鬼魂的體量高得多了，留着很大的鬍子，並且，他的脚步，顯然是向阿布忒夫橋上走去，完全隱沒在夜的暗黑中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晚，譯完。——

